

古臺灣詩輯註

陳漢光

明鄭以前，臺灣的文獻資料非常缺乏，因此很多人對於咏臺的古詩也注意到尋查。十多年前，我就開始進行這一工作，但每爲他事所羈，而時斷時續，迄今又斷了七個年頭，如果不再繼續進行，應當是告一段落的時候了。過去我雖曾在中央日報副刊上和臺灣風物雜誌中，發表過一些片段的報告，但只是一部份，而且又是有系統的做法。現在我特將自己所查得的古詩連合他人所查得的，來做一個總整理，以便大家參閱。

我採取的辦法是這樣的：

①凡作者歿於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西元一六四三年）以前，其咏詩有關於臺灣者，均爲本文收入對象。

②本文所指之臺灣，係包括澎湖及其他附屬島嶼。

一、唐詩

在無數的唐詩中，只有一首是吟詠澎湖的。這首詩，在「全唐詩」中題爲「島夷行」，是唐中葉大詩人施肩吾的作品。其詩曰：

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

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

臺灣學界中，最早知道這詩是從「續修臺灣府志」或「澎湖廳志」而來的。但「澎湖廳志」沒有記出處，余修「府志」也沒有記出處，所以有許多人抱懷疑態度；後來我查得傳本極少（當時尙無人翻印）的高修「府志」及周修「府志」，纔知道是自「海澄志」轉載的。初修的「海澄志」今已逸傳，却可在康熙重修本看到。這本書臺灣雖然沒有，迫使我花了十數美元的代價自日本內閣文庫拍來影本。事情的結果，除了確知康熙的「海澄志」有收入那首詩之外，並未見到其他有關資料。僥倖得很，我却自別處知道那詩更早的紀錄，即：明弘

治三年（公元一四九〇年）黃仲昭編的「八閩通志」卷七地理。泉州府。晉江縣下有記載如次：

澎湖嶼：出海門舟行三日始至，屹立亘浸天中，環島三十六，居民

苦茅爲舍，皆業畊魚。施肩吾詩：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國朝洪武間，徙其民于近郭，其地遂墟。上二嶼俱府城東。

因此，我非常滿意，後來我引用此一資料寫一篇短文在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題爲「唐代澎湖的問題」。同時我又從乾隆三年謝承纂「福建通志」藝文查到施肩吾另一首詩，題爲「送人南遊」，雖不是咏澎湖，但可作爲咏澎湖詩的旁證。這詩內容是：

見說南行偏不易，中途莫忘寫書頻；

凌空瘴氣墮飛鳥，解語山魈惱病人。

閩縣綠娥能引客，泉州烏藥好防身；

異花奇竹分明看，待汝歸來畫取真。

由此詩可證施氏熟知福建地理風物，如果說他來過福建這是無可置疑的。至於有沒來過澎湖，這也是可以想像的。張籍送肩吾東歸詩曾有一「世業偏臨七星瀨，仙遊多在四明山。」一句，可見施氏好遊，而四明距澎湖又不遠；當時自浙江以北到福建有海陸二路：陸路是經浙江或江西；海路，如果到泉州以南地區經澎湖是很有可能性的。我雖沒有唐代海洋交通足夠的常識。但就唐代有關福建的咏詩所見；尤其是送行這類詩，如：皇甫冉的「送蔣評事往福州」有「風帆幾日歸」一句；「送韋判官」亦有「孤棹閩中客，雙旌海上軍。」一句；高適的「送鄭侍御」有「行矣慎風波」句等等，均可知從海路入閩也是很平常的。

前年「文海出版社」翻印宋代罕見的地理書——王象之撰的「輿

地紀勝」，在福建路泉州風俗形勝項下，曾記有澎湖嶼，也附了施肩吾的咏詩（見前）。曹永和氏搶先引用，發表在他的「早期臺灣的開發與經營」一文中，將我六年前所發現的一四九〇年（推進二百零四年）資料又推進二百六十三年，由此更可益信施肩吾的「島夷行」是指澎湖無疑。日本藤田豐八博士謂施詩以「島夷行」為題，而不名澎湖；且以其所云不似澎湖，而類似「合浦」。表示懷疑。又梁嘉彬教授認為施詩是指彭蠡湖（鄱陽湖），非澎湖等之說，至此應可修正矣。

二、宋 詩

宋詩繫及臺灣的甚為少見，茶陵彭國棟氏在他的「廣臺灣詩乘」中曾引陸放翁的詩二首述及流求；詩云：

感昔

行年三十憶南游，穩駕滄溟萬斛舟；
嘗記早秋雷雨後，柁師指點說流求。

步出萬里橋至江上

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引詩未全）

自註：在福州泛海東望，見流求國。

作者按：陸詩前一首，早見其他書刊，後一首所載，如果在福州泛海東望可以見到的流求國，當然是指今臺灣無疑了。

三、元 詩

元詩咏及臺灣，應較宋詩為多，推據我所查到的，只二首：

一首是元至正二十四年（西元一三六四年）嘉興天寧萬壽禪寺萬全的詩，其詩曰：

送享藏主歸朝

日輪起處海東頭，有國生林外九州；
上古民風存彷彿，大唐佛法慕參求。
七閩先向彭山住，兩浙親從定水遊，

幾萬里程鄉思動，神龍應為護歸舟。

按七閩即今福建，彭山即今澎湖；詩中的意思就是說：要到福建先到澎湖。原詩見於小空山昌秀「西山投化記」卷之六附錄二。筆者引自小葉田淳的「日本與南方支那」。

另一首是洪希文「題涓洲與聖墩妃宮」的詩，見於乾隆三年「福建通志」，其詩曰：

我昔纜舟謁江干，曾觀帝子瓊華顏。
雲濤激射雷電洶，殿閣偉砢魚龍間。
此洲仙島誰所構，面勢軒豁規層瀾。
壺山峙秀影倒入，乾坤擺脫呈倪端。
紛牆丹柱輝掩映，華表竦突過飛轡。
湘君小水幻靈骨，虞帝蹟遠何由攀。
銀樓玉閣足官府，忠孝許入巫咸班。
帝憐遐陬雜鯨鯢，柄授水府司人寰。
五雲殿邃嚴侍衛，仙衣發駕朝天關。
危檣飛火海浪破，神鬼役使忘險艱。
靈旗飈颯廣樂響，長風萬里翔孔鸞。
平湖遠嶼天所劃，古廟不獨誇黃灣。
至人何心戀桑梓，如水在地行曲盤。
升階再拜薦脯藻，不以菲薄羞儒酸。
日談書史得少暇，石橋潛度憑雕闌。
詩成不覺肝膽醒，松檜蒼蒼鳴珮環。
騎鯨散髮一長嘯，追逐縹緲神風還。

按上詩雖不是專咏臺灣之作，惟中有「平湖遠嶼天所劃，古廟不獨誇黃灣。」句，明明是說：那麼遙遠的平湖嶼（今澎湖），也有天妃廟，這不是黃灣的天妃廟所能獨誇的；相反地，却來誇言天妃廟的分佈廣大。由此可證澎湖最遲在那時候已有天妃廟了。

此外，又有一首趙孟頫的「吳禮部奉旨澎湖詩」，係據徐子為等所說的，該詩筆者未曾見到。

四、明 詩

明詩描述臺灣，應可推到弘治三年任興化知府的王弼，他有一首七律咏及臺灣。其詩題爲：海上點兵觀海有作。詩曰：

平生狹量等蝸牛，今日雞觀隘九州；

大地茫茫寧有外，百川浩浩總歸流。

雲收島嶼依稀見，日煖魚龍自在遊；

極目大東青一點，問人云是小琉球。

按王弼字存敬，浙江黃巖人。其詩所謂「小琉球」即今臺灣；「小琉球」名稱始於何時無考，但據所知，最早見於明「太祖實錄」。

此詩採自弘治十六年周瑛「重修興化府志」卷三十三藝文志；今鈔自清同治九年重刊本。

其次即有「萬里長歌」，該歌收入嘉靖末葉鄭舜功的「日本一鑑」內。歌甚長，今錄其有關臺灣的一段：

一自回頭定小東，前望七島白雲峰；

原註：回頭地名，泉海地方約去金門四十里，下去永寧八十里

；或自回頭徑取小東島，島即小琉球；彼云大惠國。按

此海島，自泉永寧衛間抽一脈渡海，乃結澎湖等島，再

渡諸海，乃結小東之島，自島一脈之渡西南，乃結門雷

等島，一脈之渡東北，乃結大琉球、日本等之島，大小

東之域，有鷄籠之山，山乃石峰，特高於衆，中有淡水

出焉。而我取道鷄籠等山之上徑，取七島。七島之間爲

日本、琉球之界，夫七島也，七山交錯，島峽水緊，宜

慎避趨，盡島用正寅鍼，約五更取野顧，即屋久島，寄

音耀固世邁島，有白氣尋浮，故目曰：白雲島。此昔我

之使程也。航海秘訣，一自回頭用良寅縫鍼徑取日本，

凡七八日。

或自梅花東山麓，鷄籠上開釣魚目；

原註：梅花所名，約去永寧八十里，自所東山外，用乙辰縫鍼

：延廻大小琉球曲，神光導引歸盤古。

原註：況既風汛非時，難繩鍼路，歷諸險阻；延廻大琉球，抵

一小島，夷音耶刺付，島夷尙知王化也；續漂小琉球，

此島夷不遠於禽獸。

按。鄭舜功廣東新安人，嘉靖間曾奉使宣諭日本，「日本一鑑」

即在他宣諭日本後所編。本書版本甚多，本文據北平舊鈔本之景印本

所錄。詩中所謂「小琉球」、「小東島」、「大惠國」均係指今臺灣

，大惠可能是「大員」的諧音異寫。

嘉靖以後，咏臺灣的詩，應算是萬曆朝最多，那時因爲海防多事

，出海人衆，海角兵事，當然是咏詩的好題材。首先我所查得的是：

道光十八年周凱撰「廈門志」藝文內的萬曆中葉澎湖詩二首，茲

錄下：

醉仙巖題壁

明 施德政

偏師春盡渡澎湖，聖主初分海外符；

聲鼓數聲雷乍發，舳艫百尺浪平鋪。

爭傳日下妖氛惡，那管天邊逆旅孤，

爲道凱歌宜早唱，江南五月有尊鱸，

和前韻

明 李 楊

榜才自分老江湖，襍線深慚佩虎符；

舳艫森森鯨浪靜，旌旗獵獵陣雲鋪。

風生畫角千營壯，月照舟心一劍孤；

主德未酬倭未滅，小臣何敢輟思鱸。

按：施德政係大倉州人，武進士出身，

萬曆二十五年任南路參將；李楊應係李楷之誤，楷曾任蕪州指揮，萬曆三十四年任南路參將。

其次即陳第東番詩。據清乾隆十九年徐景熹纂「福州府志」藝文內載，陳第著作有「東番詩」二卷；又乾隆間的「福建通志」或「福建續志」也有如此記載。但我一直沒有發現其傳本。在「閩海贈言」雖也可見到他的詩，如「送士弘將軍使日本」、「壽沈士弘將軍初度」、「沈將軍過訪豐山」、「沈將軍與林玉融，玉融死，厚贈之；又分俸百金，餉其妻子，感而有作」四首，則沒有咏東番的詩。後來我在道光十九年陳壽祺的「福建通志」陳第傳內發現一段記載：「——嘗與鎮帥士宏（即沈有容）泛海剿倭遇風，舟幾覆；據船歌曰：『水亦陸兮，舟亦屋兮；與死而棄之，何擇於山之足兮，海之腹兮——』按此即係陳氏隨沈有容從東番遇風所咏，應係東番詩的一首。或一首之一段。東番即今臺灣，始見萬曆張紹和「舟師考」及陳第「東番記」等。

陳第之外，尙有何喬遠等二十七人有詩咏臺，惟其所作均係與沈有容平東番有關，內容沒有甚麼特別。皆載於沉有容輯「閩海贈言」中，是書原刊於萬曆、崇禎增補，近複印甚多，似無一一錄出之必要，茲特鈔其目錄於下備考：

何喬遠：大海波寧圖歌

破倭東番歌和傅山人韻

沈郎歌和屠長卿

林雲程有：沈郎歌贈東番歌

題鷹熊圖壽沈將軍五十初度

贈沈士弘將軍新鎮總戎

贈沈士弘將軍破倭東番二首

傅 鎰有：破倭東番歌

贈沈將軍東番奏捷

董應舉有：沈將軍歌

贈沈寧海將軍破倭東番二首

屠 隆有：沈郎歌

陳有光有：贈東征捷

蔡陽春有：壽沈寧海大將軍五十初度詩

葉向高有：寧海沈參戎應聘來閩，有東沙之捷足稱奇功；屬新命

方下而拂衣徑歸，賦此贈之。

黃承玄有：沈參戎應余聘至閩，隨擒倭東沙；屬新命甫下，拂衣

徑歸，詩以留之。

岳和聲有：東沙擒倭歌贈沈將軍

黃 琮有：東沙擒倭歌

傅啓祚有：寧海將軍東沙獲捷暫還宛陵長歌一首贈別

林古度有：沈將軍歌

陳志道有：沈將軍饒歌鼓吹曲三章

陳建勛有：贈沈將軍捷破東番

諭退紅夷

張 變有：贈沈將軍東番捷

郭惟賢有：贈沈將軍破倭東番四首

施浚明有：寧海沈將軍獨驅戰艦殲倭東番，又單舸諭紅毛夷還國

，述以二律

王德溥有：大將軍沈寧海在閩有却西夷平東番之捷，士大夫記其

事者，聲韻俱壯，俚言非敢爭勝，聊以誌桑梓之幸

云爾。

莊時講有：贈沈將軍平東番退紅夷二首

謝夢彩有：贈沈將軍平東番退紅夷二首

黃拱奎有：贈沈將軍二首

黃鳳翔有：贈沈將軍平東番去西夷一首

歐應昌有：沈寧海將軍提師閩海，有平東番退紅夷俘袁賊之功，

吾閩人恒仰德焉。至品節高邁，不屈文官，尤士君子

所嘆服者。茲都督登萊，謹賦贈言，聊申攀臥云爾。

蔡 彭有：贈沈寧海將軍平東西夷四首

按上錄何喬遠下二十七人，均萬曆末葉名士，爲詩三十三題，都四十四首。

附 記：

一、本文所述，雖限年到明崇禎十七年，惟所輯各詩則止于萬曆年間：萬曆以後，有待日後尋求續補，今未查得，故從闕。

二、本文外，筆者撰有關臺灣詩的輯註，尙有「夏之芳臺灣詩輯註」（「臺灣文獻」十卷二期）、「沈光文詩輯註」（「臺灣文獻」九卷三期）、「盧若騰詩輯註」（「臺灣文獻」十一卷三期）等數篇。夏氏是清代人，沈盧二氏是南明時代人；是以筆者除繼續輯註明清諸家詩之繫及臺灣者外，也預擬要寫一篇「南明臺灣詩

輯註」，用補崇禎以後至永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這時期的空缺。

三、上引彭國棟「廣臺灣詩乘」中陸放翁詩二首。中一首題爲「步出萬橋門至江上」彭氏只引中二句。茲從「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錄其全部如下，但未見有註。其詩曰：

久坐意不懌，掩卷聊出遊。

一筇吾事足，安用車與騶。

浮生了無根，兩踵踴百州。

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

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

西行亦足快，縱獵南山秋。

騰身刺猛虎，至今血濺裘。

命薄每自笑，校尉略已侯。

短劍隱市塵，浩歌醉江樓。

頗疑屠博中，可與共奇謀。

丈夫等一死，滅賊報國讎。

徙倚萬里橋，寒日墮前洲。